

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浙江省为例

马永伟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温州 325027)

【摘要】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财政支出的规模也在稳步提高。本文利用浙江省 1978—2008 年样本区间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浙江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长期内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显著，但短期内，财政支出的波动，特别是农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会对经济增长水平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浙江

【中图分类号】F6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1)05-0016-09

始于 19 世纪末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至今仍争议不断。国际学术界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达到高潮，并产生了大量争论性的研究成果。从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结论：一是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Barro, 1991; Crain、Lee, 1999），二是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Evans, 1997; Woodford, 2001），三是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Ram, 1986; Miller、Russe, 1997）。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Landau（1983）采用 115 个国家（其中包括 24 个 OECD 国家）的相关年份数据进行了横截面分析，发现实际人均 GDP 与政府消费支出/GDP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Devarajan 等（1996）利用 43 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公共支出组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生产性支出过度使用对经济有负影响。Wang、Otto A. Daris（2005）利用 1970—2000 年美国 9 个地方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增长呈正相关，非生产性支出与增长负相关。

在国内，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马栓友（2000）利用生产函数分析得出我国政府劳务是生产性的，扩大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同孔祥利（2005）通过建立斜率关联模型分析得出的中国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一致。董直庆、滕建洲（2007）采用 Bootstrap 仿真方法对我国 1952—2003 年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可以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也得出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的结论。而与此对立的观点却认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如龚六堂、邹恒甫（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政府的资本性开支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会起到负作用；郭庆旺等（2003）认为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性支出则有助于经济增长；庄子银和邹薇（2003）认为由于公共支出调整成本的急剧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张钢（2006）利用省际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广大的中部、西部地区，行政管理支出的适当扩展对地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已经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性支出在东部地区对地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靳春平（2007）运用 VAR 模型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得出了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政府资本支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增长效应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并且政府财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张明喜（2008）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得出在经济发达地区，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已经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结论。严成、龚六堂（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是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适当减少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消费性公共支出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状态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与我国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不无关系。虽然，学界关于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尚无确定性结论，但不可否认，在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等宏观经济政策在调节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追溯世界各国财政支出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都呈上升趋势。在我国，随着各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地方财政支出也在稳步上升，这也使地方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倍受关注。

浙江省 2009 年的生产总值达 22832 亿元，在全国排名中位列第四，而地方财政支出也快速提高，在 2008 年就已经达到 2208.58 亿元。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省域，民间和市场的力量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毋庸置疑。然而，在目前国内需求不足的状态下，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对调整财政总量政策，保持微观财政政策的恰当性（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发挥政府（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浙江省财政支出数据的变化

鉴于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数据的可得性，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选择数据的区间为 1962-2008 年，财政支出结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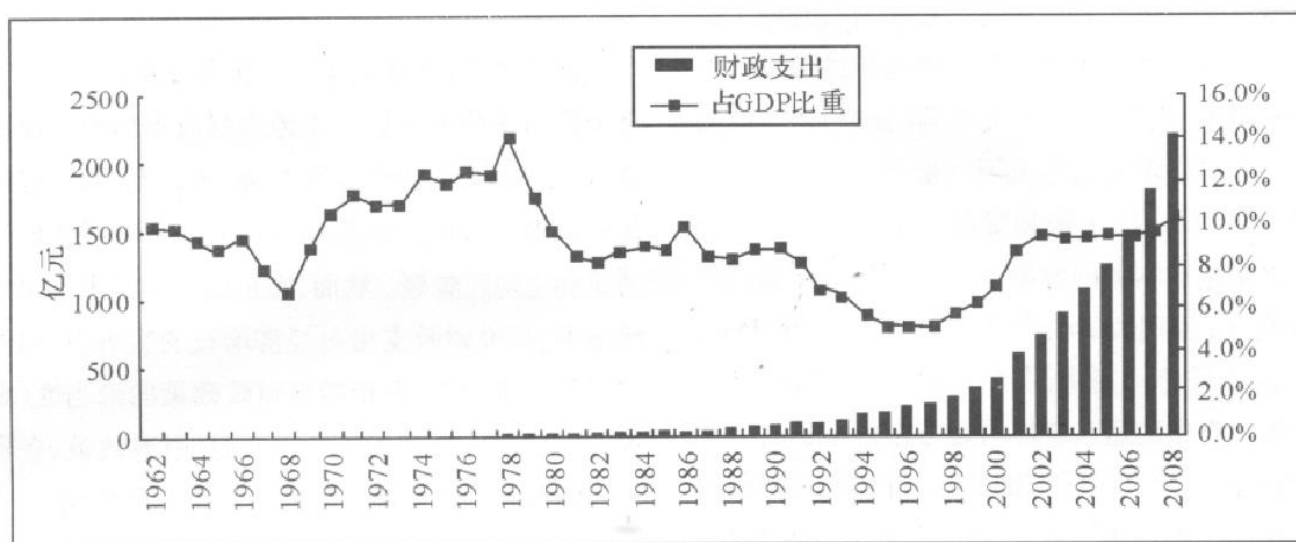


图 1 1962~2008 年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及占 GDP 比重

从浙江省近 50 年的财政支出规模看（见图 1），1978 年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分割点，在此之前财政支出规模不大，基本上不超过 13 亿元。从 1978-1994 年，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加，但速度并不快，基本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 8% 左右；而从 1994-2008 年，财政支出规模增速较快，从 153.03 亿元增加到 2208.58 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 137%。

与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加的趋势相比,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 比重的变化则有所不同。在 1978 年之前,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 比重在个别年份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1978 年达到最高,为 14.1%。此后,虽然财政支出规模逐年增加,但占当年 GDP 比重则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直到 1995 年达到了最低的 5.1%,并且 1996-1997 年也保持了这一最低数据。从 1998 年开始,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快速增长,其占 GDP 比重也开始稳步攀升,在 2008 年达到两位数的增长比率,10.1%。

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改变,并可能通过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调整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结构,动态地影响地方经济的增长效率。从浙江省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见图 2),改革开放之初,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最高,占比接近 35%,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调整,其占比也急速下降,到 1981 年所占比例降到 16.36%,之后也在逐年下降,从 1999 年开始,基本上保持在 6%至 8%之间。各项财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最小、保持最为稳定的是科技三项支出,2000 年之前基本上占比在 1%左右,之后有不断上升趋势,2006 年已经达到了 2.82%。农业支出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在 1980 年代中期之前,就其两者本身而言,所占总支出比例较高,之后略有下降,但波动不大。而近年来,农业支出有上升趋势,而企业挖潜改造则有下降趋势。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农业支出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而言,行政管理费从 1992 开始至今一直处于最高位,最高时占总支出比例接近 20%,而其它各支出不超过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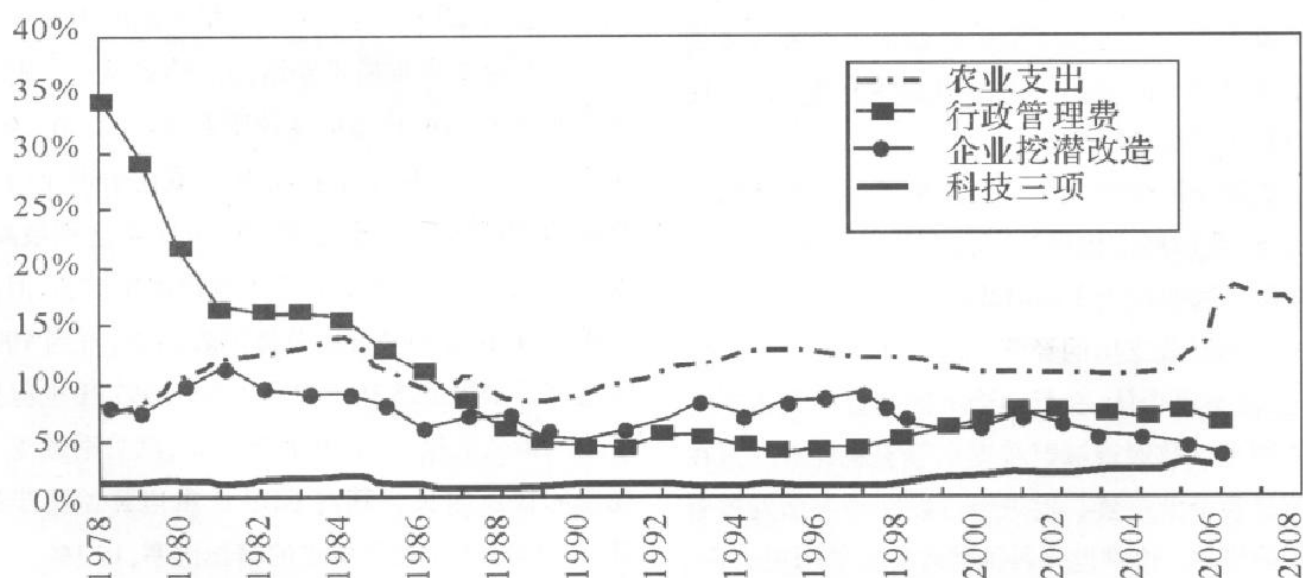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08 年浙江省各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量比例

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对私人投资的补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财政支出对社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产权保护和法律环境的形成发挥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假说,利用浙江省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经济增长水平)和财政支出规模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gdp),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规模(fin)的双变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择数据的样本区间为 1978-2008 年。变量数据均为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年度数据,为消除由于数据采集口径不同而造成的波动影响,对各时间序列数据取自然对数,则相应的变量为 $\ln gdp$ 和 $\ln fin$ 。本文数据计算采用 Eviews6.0 统计软件。

为避免模型估计伪回归现象出现,首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 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由表 1 知, $\ln gdp$ 和 $\ln fin$ 均为不平稳序列,采用传统方法回归,所得统计数据不能准确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出现伪回归,然而,两变量时间序列一阶差分后平稳,即 $\ln gdp$ 和 $\ln fin$ 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I(1)$ 。根据 Engle 和 Granger (1987) 提出的

协整理论，对于每一个序列单独来说可能是非平稳的，但如果各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这些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那么这种平稳组合被称为协整关系，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验证 $\ln gdp_t$ 和 $\ln fin_t$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建立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后发现，D.W. 值为 0.19，表明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为避免模型估计结果失效，用 AR (3) 模型修正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存在的自相关性，重新估计结果如下：

$$\ln gdp_t=17.47+0.0851\ln fin_t+\hat{u}_t$$

$$R^20.99 \quad D.W.=1.98$$

则 $\hat{u}_t=\ln gdp_t-17.47-0.0851\ln fin_t$

对残差 $\hat{u}_t$ 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时间趋势和常数项，由 SIC 准则确定滞后阶数，结果显示（表 2），残差 $\hat{u}_t$ 序列在 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 $\ln gdp_t$ 和 $\ln fin_t$ 有协整关系，表明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更好地说明，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发现（表 3），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规模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浙江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增加，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相关，也说明政府总是试图通过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而财政支出规模外生于经济增长的概率为 52.38%，说明从长期看，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在统计学上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多的是靠民间和市场的巨大推力。

表 1 时间序列 $\ln gdp$ 和 $\ln fin$ 的单位根检验

检验变量	检验类型	ADF检验统计值	临界值	平衡性判断
$\ln gdp$	(c,t,0)	-2.36	-3.19***	不平稳
$d\ln gdp$	(c,t,0)	-3.35	-3.51**	平稳
$\ln fin$	(c,t,0)	2.62	-2.60***	不平稳
$d\ln fin$	(c,t,0)	-5.72	-4.18*	平稳

表 2 回归方程残差 $\hat{u}_t$ 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t 统计量 (Statistic)				概率值 (Prob.*)
ADF统计量			-2.044919	0.0413
显著性水平	1%	检验临界值	-2.660720	
	5%		-1.955020	
	10%		-1.609070	

表 3 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的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t 统计量 (Statistic)	概率值 (Prob.*)
Lngdp不能 Granger引起lnfin	5.36548	0.0067
Lnfin不能 Granger引起lngdp	0.76976	0.5238

进一步，为了考察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CM)：

$$\Delta \ln gdp_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 fin_t + \alpha ecm_{t-1} + \varepsilon_t$$

(误差修正项 $ecm_t = \hat{u}_t$)

估计可得： $\Delta \ln gdp_t = 0.13 + 0.234 \Delta \ln fin_t - 0.003 ecm_{t-1} + \varepsilon_t$

$t = (3.43) \quad (1.19) \quad (-0.66)$

从上面误差修正模型中可知，浙江省经济增长水平的短期变动分为两部分：一是短期波动的影响，二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短期波动与经济波动正相关，弹性系数为 0.234。误差修正项反映了浙江省经济增长水平和财政支出规模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系数 (-0.003) 为负值，表明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以 0.3% 的比率对本年度作反向修正，但 (-0.003) 的调整力度并不大。

现有研究表明，除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更清楚地观察浙江省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根据浙江省 1978—2008 年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 (gdp) 的年度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对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选择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的划分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农业支出 (agr)、行政管理费 (adm)、基本建设支出 (str)、企业挖潜改造 (pro) 及科技三项 (tec) 等五项支出进行计量分析。为减少估计误差，变量数据为剔除了的价格因素的实际数据，并对上述序列取自然对数，则相应的财政支出变量可表示为 $\ln agr$ 、 $\ln adm$ 、 $\ln str$ 、 $\ln pro$ 和 $\ln tec$ 。时间序列建立计量模型，首先要考虑其稳定性，否则会出现伪回归。通过对各项支出时间序列的 ADF 单位根检验发现 (表 4)，均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皆呈平稳状态，所以财政支出结构的各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具备协整检验的条件。

对多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较好的方法是 Jo-hansen 检验，这一方法是 Johansen (1988) 和 Juselius (1990) 提出的以 VAR 模型为基础，用极大似然法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由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 (表 5) 可以发现，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变量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 (表 6) 说明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综合两种检验结果，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明浙江省财

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 4 财政支出结构各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检验变量	检验类型	ADF检验统计值	临界值	是否平衡
lnagr	(c,t,7)	-2.25	-3.22***	否
dlnagr	(c,t,7)	-8.11	-4.31*	是
lnadm	(c,t,7)	-1.19	-3.22***	否
dlnadm	(c,t,7)	-5.40	-4.30*	是
lnstr	(c,t,6)	-2.23	-3.22***	否
dlnstr	(c,t,4)	-3.93	-3.62**	是
lnpro	(c,t,6)	-2.62	-3.23***	否
dlnpro	(c,t,6)	-5.01	-4.34*	是
ln tec	(c,t,6)	-1.19	-3.23***	否
dln tec	(c,t,6)	-5.15	-4.37*	是

表 5 Johansen 协整检验(迹统计量)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伴随概率 (Prob.)
None	0.829940	127.9564	95.75366	0.0001
At most 1	0.711963	80.12310	69.81889	0.0060
At most 2	0.590986	46.51707	47.85613	0.0664

表 6 Johansen 协整检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伴随概率(Prob.)
None	0.829940	47.83333	40.07757	0.0055
At most 1	0.711963	33.60603	33.87687	0.0538
At most 2	0.590986	24.13817	27.58434	0.1300

为研究浙江省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贡献度,构建一个 P 阶无约束的 VAR(P) 模型,根据 AIC 和 SC 准则,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确定最优滞后期为 2,利用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对 VAR(2) 进行估计可得表 7。

表 7 VAR(2)模型估计结果(各变量在不同滞后期的系数)

	lngdp	lnagr	lnadm	lnstr	lnpro	Intec
lngdp(-1)	1.021213	-0.310876	-0.478810	0.488036	1.493424	-0.910320
lngdp(-2)	-0.230883	0.142633	-0.042985	-0.383715	-0.117092	0.453890
lnagr(-1)	0.132580	0.585040	0.190874	-0.534360	-0.511035	0.057698
lnagr(-2)	0.040597	0.376950	0.715728	-0.053681	-0.113503	0.341380
lnadm(-1)	0.526403	-0.186052	0.543087	-0.486270	0.646789	-0.725583
lnadm(-2)	-0.099135	0.704346	0.788753	0.059838	-1.157582	0.973205
lnstr(-1)	-0.099135	0.704346	0.788753	0.059838	-1.157582	0.973205
lnstr(-2)	-0.085929	-0.185747	-0.370655	-0.376184	0.049040	-0.413499
lnpro(-1)	-0.043598	0.054443	0.099275	0.082372	0.099128	0.187364
lnpro(-2)	-0.184783	-0.240413	-0.335350	0.290760	-0.198359	0.258001
Intec(-1)	-0.180945	-0.056398	-0.055312	0.682756	0.159573	0.793040
Intec(-2)	0.007452	-0.080716	-0.361409	0.371515	0.189966	-0.225878
C	0.602622	0.620453	1.408059	2.445358	-5.776718	1.426609
R-squared	0.999312	0.996885	0.996069	0.994698	0.992930	0.993102

表 8 经济增长与各项财政支出的 Granger

原假设	T 统计量 (Statistic)	概率值 (Prob.)
lngdp不能 Granger引起lnagr	4.39565	0.0439
lnagr不能 Granger引起lngdp	1.07994	0.4761
lngdp不能 Granger引起lnadm	0.01104	0.9890
lnadm不能 Granger引起lngdp	2.78286	0.0819
lngdp不能 Granger引起lnstr	13.5834	0.0011
lnstr不能 Granger引起lngdp	0.07305	0.7892
lngdp不能 Granger引起lnpro	6.29999	0.0189
lnpro不能 Granger引起lngdp	0.00625	0.9376
lngdp不能 Granger引起Intec	6.67241	0.0114
Intec不能 Granger引起lngdp	1.15381	0.4276

从上表 VAR (2) 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方程拟合较好。另外, 模型所有的根模的倒数都小于 1, 即所有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 说明所设定的模型是稳定的, 估计结果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模型估计所得结果并没有给出财政支出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水平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确定其相互关系, 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测 (表 8), 检验结果显示, 各项财政支出均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而经济增长则是除行政管理费外其它各项支出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政府也在试图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来调节经济。在长期内, 浙江省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在统计学上的影响均不太显著, 也反映出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 市场经济活跃, 而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太明显。

VAR 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 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 其系数难于解释, 所以一般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 而是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对系统的动态影响, 即随机扰动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为更好的分析浙江省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别给农业支出 (agr)、行政管理费 (adm)、基本建设支出 (str)、企业挖潜改造 (pro) 及科技三项 (tec) 等五项支出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 可以得到经济增长水平 (gdp) 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 3),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 (单位: 年), 纵轴表示 GDP 增长水平, 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代表了 GDP 在相应的财政支出冲击下的反应, 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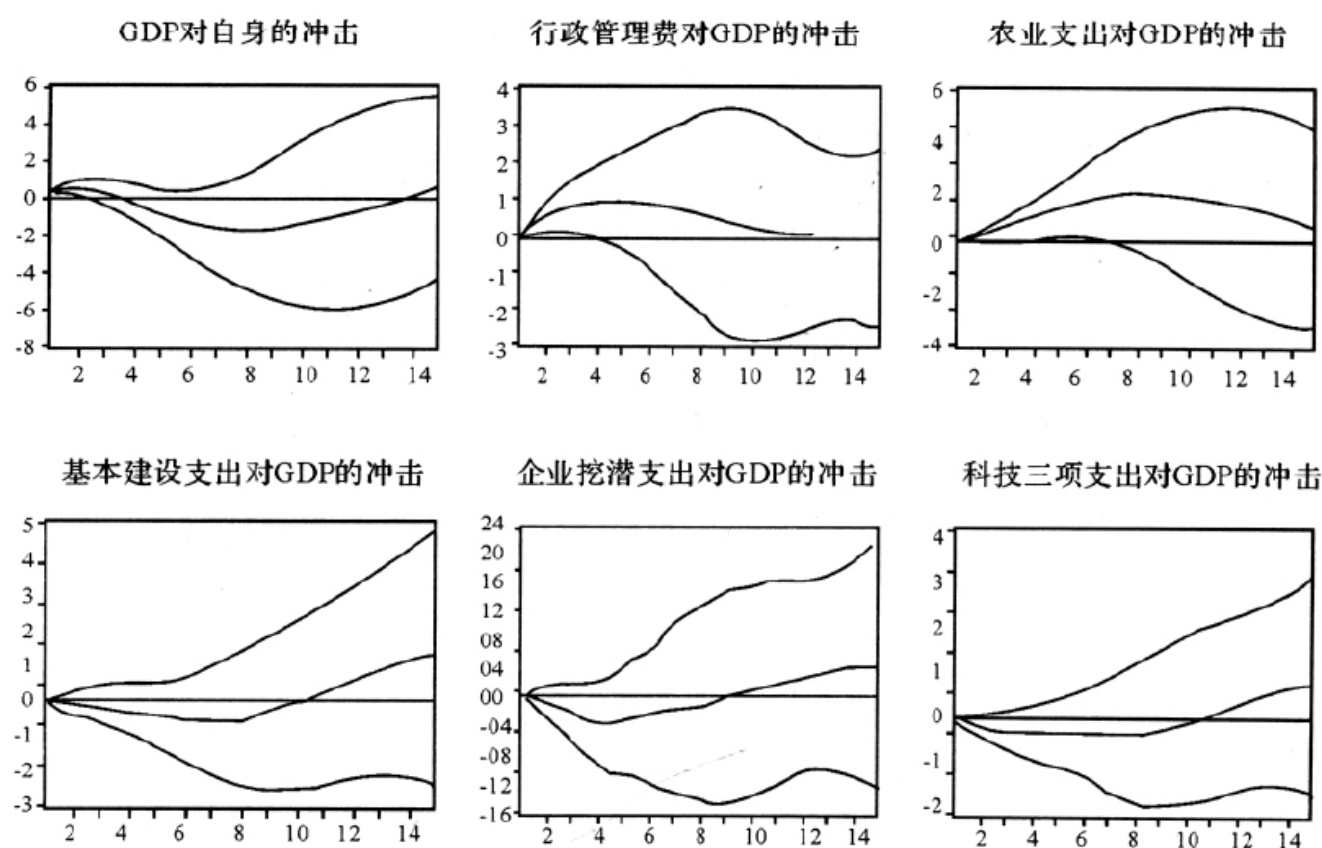


图 3 各变量的冲击引起 GDP 的响应函数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GDP 对其自身变动的冲击的响应, 在第 1-3 期表现为正, 后出现小幅波动, 直至 15 期又出现为正的响应。当在本期给行政管理费一个正的冲击, GDP 开始就表现为正的响应, 并逐步提高, 在第 6 期后才开始慢慢收敛, 表明行政管理支出的某一冲击在短期内会给经济增长水平带来同向变动, 即行政管理费的增加会在短期内对 GDP 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给农业支出一个正向的冲击后, GDP 的响应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冲击引起的响应基本趋同, 只是扩散和收敛的速度要小于行

政管理支出对 GDP 的影响。另外,从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支出及科技三项支出的冲击引起的 GDP 响应函数曲线看,从第 1 期开始就都有一个对 GDP 负的影响,之后都有小幅波动,但基本上在第 9-10 期后开始出现正的影响,总体来说,短期内这三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明显小于农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本文各变量冲击作用的滞后期为 15 年,而从长期来看,各变量的冲击引起的 GDP 响应函数曲线基本上在 0 附近呈小幅波动,也就是说,浙江省各项财政支出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也与前文的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为进一步研究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利用已建立的 VAR(2) 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 GDP 变动的贡献程度。根据表 8 提供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GDP 自身因素的贡献率第 2 期最大,为 59.2%,后逐渐降低,从第 6 期开始又慢慢上升状态,说明其贡献率呈周期性变化;农业支出对 GDP 的贡献率是逐年增加的,第 1 期仅为 7.71%,到第 10 期达到近 50%;行政管理支出的贡献度在第 4 期最高,达 47.2%;而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支出和科技三项支出对 GDP 的贡献度较小,最大的也只有 4.7%。值得关注的是,农业支出对 GDP 的贡献率是逐年稳步增加的,而行政管理支出对 GDP 的贡献率在第 4 期快速达到最高,后呈逐年递减趋势,在第 10 期达到最小的 12.67%,这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也基本切合。

三、结论

本文为考察浙江省 1978-2008 年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协整理论对样本区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别对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结论如下:

表 9 方差分解表

滞后期	标准差	lngdp	lnagr	lnadm	lnstr	lnpro	Intec
1	0.051050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0.097518	59.19426	7.707447	28.70414	1.310932	0.199087	2.884138
3	0.141171	32.55563	14.61498	45.47087	0.817398	1.840173	4.700941
4	0.197134	17.55794	24.72965	47.20663	1.613804	4.224468	4.667508
5	0.265262	16.93946	34.92781	37.92396	2.509342	3.675127	4.024302
6	0.349682	21.51813	40.32392	28.58152	3.585968	2.666597	3.323867
7	0.432989	26.40565	43.39392	21.67357	3.769918	1.867100	2.889845
8	0.507798	29.85692	45.32028	17.25824	3.640536	1.391974	2.532047
9	0.567082	31.87088	47.23647	14.42423	3.166612	1.116742	2.185074
10	0.611240	32.65692	49.07043	12.66772	2.729627	0.985096	1.890206

一是从样本区间数据协整检验和 Granger 因果检验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浙江省的财政支出规模还是财政支出结构都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财政支出规模关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系数为 0.085。

二是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考察财政支出规模 and 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后，发现浙江省经济增长水平的短期变动受财政支出规模的短期波动和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短期波动与经济波动正相关，弹性系数为 0.234。

三是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农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一个正向冲击在短期内会给经济增长水平带来同向变动，对 GDP 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支出及科技三项支出的冲击对 GDP 的影响较小，对 GDP 的拉动作用不显著，甚至前期还出现负的影响。由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的各项财政支出对 GDP 变动的贡献程度看，GDP 自身因素的贡献率最大时达到 59.2%，并呈周期性变化；农业支出对 GDP 的贡献率是逐年增加的，最高时达到近 50%；行政管理支出的贡献度在第 4 期最高，达 47.2%，后逐渐降低；而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支出和科技三项支出对 GDP 的贡献度较小，最大的也只有 4.7%。

从浙江省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看，因财政支出规模短期波动与经济波动正相关，且效应较为显著，所以在当前出口减少的状态下，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将对浙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看，因为农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 GDP 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所以加大这两项财政支出也会对浙江经济增长产生较为乐观的影响。发展经济学认为农业经济增长对工业化和一般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浙江省农业支出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拉动作用的实际，也较为符合发展经济学理论。而短期内行政管理支出对 GDP 较为明显的正效应，则与许多相关研究理论不一致（张钢，2006；张明喜，2008），这一点和浙江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支出及科技三项支出在短期内对 GDP 的微弱效应的原因，或许可以用严成、龚六堂（2009）的研究结论来说明，即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是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适当减少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消费性公共支出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其中确切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马拴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世界经济》，2006 年第 11 期。
- [2] 郭庆旺等：《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 年第 11 期。
- [3] 朱钢等：《聚焦中国农村财政一格局、机理与政策选择》，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年。
- [4] 庄子银、邹薇：《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2003 年第 7 期。
- [5] 席克正、杨君昌：《财政理论与政策选择》，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6] 严成：《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 年第 6 期。
- [7] 张钢：《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 [8] 马拴友：《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
- [9] 陈瑜、杜莉：《我国政府购买支出与转移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情况》，2006 年第 3 期。
- [10] 张明喜：《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基于聚类分析的新视角》，《财经问题研究》，2008 年第 1 期。

-
- [11] 马栓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世界经济》,2000 年第 11 期。
- [12] 易丹辉:《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年。
- [13]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14] 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15] 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16] Barro, R.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5)
- [17] Devarajan, Swaroop &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7)